



域外笔记

艰难的美国之行

——访美杂记之一

这样连续 27 个小时的路上奔波,别说对一个 76 岁的老人,对于所有的代表团成员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彭世国

记得五年前,中国作协就准备搞中美作家对话活动,中国作协外联部的陈立钢先生多次前往王蒙先生家,希望他能够支持这样一次活动。他的大胆设想得到了王蒙先生的热情支持。王蒙先生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中美之间有过的作家交流,美国方面托尼·毛里森、金斯伯格、汤婷婷、索尔兹伯里等都参加过这些交流活动。毛里森还曾两度来中国访问。为了做好这次交流活动,他找了自己在美国的一位友人,帮助联络美国的主流作家,安排有关的活动。后来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这次做了很大努力的活动终究没能成行。

倒是铁凝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之后,2009 年大约也是这个时间,由她亲自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美国,与当地作家进行了一次相当成功的中美作家对话。正是铁凝带队的那次中美作家对话的成功,令中国作家协会书记李冰先生在 2010 年春节前亲自拜访王蒙先生,希望王蒙先生带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今年晚些时候出访美国,再进行一次中美作家间的交流活动。这时的王蒙先生已经年过 75 岁,精力已不如 5 年前了,是否担此重任,他对自己的精力、对活动的内容等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思考。他提出,希望联系到美国当地的主流作家、评论家参加活动,要让交流活动对当地的主流社会产生影响,对于代表团的成员,他提出,一定要有通晓外语的翻译专家和年青一代作家,如 80 后的

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按王蒙先生提出来的要求,从会议主办方到邀请嘉宾、代表团成员等都进行了认真选择和准备。中国作协同志们的真诚与努力最终打动了王蒙先生。行前,资助这次活动的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董建华先生专门宴请了王蒙先生,李冰书记也亲自给代表团饯行。王蒙先生为了这次活动,也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一方面,他自己积极与美国友人保持密切联系,同时早早地准备好自己的讲话稿子,并翻译成英语,然后每天都花不少时间来背诵。为使自己的讲话文采与口语化兼具,他在背诵时对译文不断进行修改。就在出发前一天晚上,他还请中国翻译协会的秘书长,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黄友义先生专门到家里来给自己进行辅导。他觉得原稿的“悲悯”一词原

译文 pathos 演讲时不容易上口,且没有完全反映自己想说的感觉,请黄先生再找别的词。黄先生思考良久,查了词典,最后定为 passion and indignation。我十分佩服王蒙先生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事实证明,他这样努力是值得的,他在会议上的英文发言及用英文回答问题获得了与会者的交口称赞。事情并不因为王蒙先生及作协的努力而变得稍有轻松。由于美国签证需要面签,而每天去美国驻华使馆签证的人又特别多。按照有关部门的统计,每天往返中美之间的人员就有 5000 多人。如果其中一半是中国人,那么这个签证的量就可想而知了。9 月 7 日,王蒙先生在出差前赶到美国驻华使馆,与其他申请签证的同胞们一起,在美国使馆里站了足足 3 个多小时,紧接着他就坐车前往外地开会去了,

疲劳是可想而知的。9 月 22 日,我们顺利坐上了国航的飞机飞往美国。但到纽约才知道,由于天气原因,中转的美国航班取消了。我们不得不改坐别的航班,而改签的航班因为纽约雷雨,直到晚上 11 点多钟才起飞,到达波士顿时已经是当地时间凌晨 1 点多钟了。这样连续 27 个小时的路上奔波,别说对一个 76 岁的老人,对于所有的代表团成员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好在大家都坚持过来了。这让我想起王蒙先生喜欢讲的一个英国故事。就是英国的一些政府官员不愿意退休,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安排他们连续出差,先飞中国,落地就开始工作,然后离开中国再往美国,工作完了飞回英国。如此往复,三次出差之后,这些老官员们都自动请退了。可见,这样连续长时间出差飞行,确实是需要勇气的。

悠悠我心

许多人进入梦乡时,一些人在赶路。待他们从睡梦中醒来,一些人已在千里之外。有时候,我望着这个卖力的大动物在想,人们为什么搭乘夜行列车?因为出差、开会、打工、上学,抑或爱情,这些迫不及待的事。白天没有走完的路,没有做完的一件事,延续到晚上或夜间。

许多年前,和父亲去济南二伯家探望祖母。父亲说,坐夜班火车吧,虽然熬夜清苦,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天亮时从天而降,去敲她老人家的门,给她老人家一个意外惊喜。那时,父亲脚力尚健,我也年少好奇,在济南站站台上看到,“上局宁段”和“济局济段”的机车,经过一夜长跑,吐着白烟在徐徐交会……

夜行列车在城市的边缘驶过,偶尔有一两个窗口还亮着灯光。那个灯下的人,此刻在做什么?是起早进货做生意,数着本钱?还是刚下夜班回来,冲完澡坐着纳凉?

人们在摇晃中沉沉睡去,上一个城市的一张报纸,被带到另一个城市。半道上,上来一个民工模样的中年汉子,怜惜地捡起地上几张薄薄的新闻纸,凑着昏黄的灯光,毫无睡意地在读着另一个城市,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旧消息。

窗外的灯火,一闪而过。去年深秋的一个雨夜,列车抵达汉口时,我想起易中天曾在武汉工作过,他的家可能就在珞珈山上,或许在江城的某个角落,也许这样的夜晚,他曾在灯光深处巡游。如果他还在武汉,换了白天,说不定我会不去江汉路和吉庆街,不吃热干面,也不啃鸭脖子,拉上朋友,拿着他的一本书,去登门拜访。

与有些东西擦肩而过,留存各种猜想。有一次,我去另一个城市,动车子夜经

过皖西金寨。夜晚打量这座大别山深处的小县城,被四周黑黝黝的山峰簇拥环抱。我知道,天堂寨就隐身其中。想那寨子高高地筑在白云深处,飞瀑流泉、人间烟火,陡仄的寨墙用大山的黄石垒就,石缝间长满斑驳的苔藓,摇曳着深黄的枯草……天堂到底在哪儿,也许我并不关心。天堂寨就在不远处,就在我片刻神游时,列车早已把它抛在远处。有些东西最好还是不要点破,点破了就难以恢复原有的模样。

夜晚上车的人少。夜晚的火车,不再需要等待,避让其他列车,也没有白天的人多拥挤,更看不清村与镇、乡与县、县与市的界限,在省与省之间,一跃而过,就像中年与青年之间,一跃而过。

必定有那么一首歌,飘渺又清晰。夜行列车途经的某个城市,若干年前,我的一位同学,曾在这里经常给我写信。那一封封装满青春梦想的信笺,是这儿寄出的吗?裹挟在绿色邮包里,扔进车厢,从这个站台上路,再辗转流到我的手中。现在同学早已离开这座城市。站台上,曾经在信封上一笔一画认真写过的城市名字,熟悉而陌生。那是一段过往岁月弥足珍贵的同窗情谊,只留在列车轰然驶过的暗夜里。

许多时候,夜行列车,对我来说,是渐行渐远的中年。这不只是一个蹩脚的比喻,难怪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在写出他的第九部长篇小说《夜行列车》后,好多人为在那些文字里再也找不到作家应有的人文关怀和对生命意义的质询而失望。也有人暗示,艾米斯在经历了人生的困顿、坎坷和离异之后,再也写不出那些成熟有力量的文字。

中年,注定在路上,天光熹微时,到达某一个地方。

夜行列车

王太生



闲情偶寄

菜园有理

星袁蒙沂

我准备结婚。父亲在农村老家翻盖了新房。房子是宽敞的四合院,十几间房,按平方算的话,得二百多平方米。可是,女友不乐意,想让我在我们工作的小镇买套楼房。那段时间,翻来覆去地考虑,也实地观看了几个楼盘,都不满意,最终决定买套民房。也许,从小就住惯了四合院的缘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感觉很踏实。

房子还没装修完,父亲经常到新家来拾掇拾掇院落。那次来时,父亲跟我商量说,在院子的西边种些菜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种上些青菜,随吃随拔,吃菜方便,还新鲜。我正愁院子里闲着光秃秃的难看呢,听父亲这么一说,立马就答应了。

当天下午,我就和父亲一起把西面靠院墙的地方垒起一圈,刨刨堵堵,围成一块小菜园。父亲从家里带来些油菜和菠菜种子,分批种上。又腾出两小块田畦,种上两行蒜和两行腌菜疙瘩,还在菜园边角补栽了几棵白菜苗。

院里种些菜,免得杂草丛生,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至于父亲说的,倒没怎么往心里去。新宅的前面,就是一家很大的超市。一年四季,买个十种二十种蔬菜,根本不在话下。那些菜也都比较新鲜。真靠在院子里种菜吃,感觉不靠谱。

父亲有他的道理。油菜和菠菜,从种下到可以吃,需要约两个星期时间。一畦菜,从开始选大点的吃,到小点的菜长大,陆续吃完,也需要大约两个星期。假如一畦菜平均可以吃两个星期,每隔两星期种一畦菜,种三畦菜就能吃一个半月。一畦菜吃完,接着种上,这样就能随时吃到最新最嫩的蔬菜。

这个道理很简单,一听就明白了。父亲愿意种,种些也好。我虽然在农村长大,也帮忙种过菜,却没独自种过。像油菜、菠菜这类到处都有蔬菜,种起来也不轻松。怎样松土,怎样调畦,怎么施肥、撒种、浇水,我都得一向父亲请教。

有段时间,工作非常忙。我天天晚上都加班。忙过那阵子,有天早晨,突然想起了院中种的那些菜,我一骨碌爬起来,奔向菜园。早种的油菜,已经可以挑拣着吃了,只是有几小片地的菜叶子单薄而且发黄,最后种的那畦菜,刚刚出芽,早得蔫蔫的,再不浇就要干死了。

我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黄叶是因为缺少肥料,只是已经不适合施肥了;早蔫的那块菜畦得浇点水但不能浇太多,洒透一厘米深即可,浇多了水菜苗容易涝死。

父亲说,下次来时,会带一株葡萄藤来。栽到院子里,再搭个葡萄架子,夏天时遮阴,还能结一串串的葡萄吃。这回,我欣然答应了。

种菜,是一门学问。道理早就知道了,亲自种过,才真正体会到。

第一次独立管理一处菜园,我遇到了不少意料之外的小问题,小困难,但每解决一个小问题,就解开一个小疑惑,就是一个小小的成功。

种菜事小,它却折射出了生活中的不少道理。菜不浇水会旱,不施肥会枯萎甚至枯死,但是,假如不遵照规则,一次给予太多的水和肥料,或者一个劲儿地浇水、施肥,菜苗同样会死掉。

管理一片菜园,就像打理生活。菜园有“理”,深“挖”才能理出头绪。这亦如我们的生活,时间长了不“经营”,不“捉虫”,就会乱糟糟的,少了些许生机。

编辑:孔昕

白描人生

木匠克尤木

黄东葵

几经周折,终于在县城里找到了一家木匠铺。

“他嘛,是木匠铺主人买买提的儿子克尤木。”陪同的社区干部居买向我介绍。“这是刚来我们县工作的援疆干部。”居买向克尤木介绍我。

我打量着眼前这个小伙子,二十多岁的年纪,瘦瘦的身材,一米八〇的个子,黝黑带红的脸庞流露着几分腼腆,额头下一双大大的眼睛,右耳朵夹着半截铅笔头,浓密蓬松的头发上挂着几朵刨花。

“我的父亲嘛去赶巴扎(集市)了,你们做什么给我说。”克尤木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说。

我虽然怀疑眼前这带着稚气的小伙子的手艺,但那憨厚的样子还是打消了我的疑虑:“请帮我做一张木床,长 2 米,宽 1.2 米,高 60 厘米,这是草图。”

小伙子接过图,边看边说:“这长和宽是对的,高错了。”

“高错了?”我有些不解地问。

“高是 50 厘米。”小伙子说。

“怎么是 50 厘米?”我更纳闷了。

“木板床高都是 50 厘米。”小伙子认真地

说。我连连解释,设计 60 厘米是为了防

震用,这里是地震多发区,床设计高一点,便于地震时有个躲的地方。

“木板床没有这样做的!”小伙子一脸真诚地说。

我反复给克尤木解释高度设计的原因,要求按照我的草图尺寸做。在我再三解释下,小伙子没再说什么。

条件谈妥,我们告辞离开。克尤木边送我们边说,保证三天做完送货上门。

转眼约定的送货时间到了,克尤木如期送来了新木板床,钢轨粗细的床腿和边框,大拇指厚的床板,全都是杨木制作,给人一种坚固的感觉,用力摇晃,纹丝不动。

“这床用一百年没问题。”我脱口而出,心里充满喜悦。要在内地,这一个床的木料能做出两个床。我边想边把准备好的 120 元钱递到了克尤木手里。

“床高嘛是按 50 厘米做的。”克尤木边接钱边说。

“怎么回事?”我心中一怔,问道。

“我爸爸说木板床高都是 50 厘米,没有 60 厘米的。”

“不是给你说过有防震功能吗?”我有些不满地问。

“可我爸爸说木板床没有 60 厘米高

的。”克尤木继续解释。

我哭笑不得,一时无语,脑海中竟不自觉地想起了餐厅大厨阿不都。

阿不都是县里专门挑来给援疆干部做饭的厨师,个子不高,身材有些发福,皮肤白皙,说话带笑,已是四十岁出头却不显年龄,总给人一种年轻有活力的印象。这阿不都是个热心肠,什么都好,就是做的菜太辣。我们已经连续三天给他提意见,要求他炒菜时不要放辣子,他总是答应得好却改进不大。前天晚餐时我们开了他的“批斗会”。

“我已经注意不放辣子了。”阿不都委屈地说。

“那为什么菜还辣呢?”我们追问。

“做菜都得放点辣子,只是多少的事,不能一点儿不放。”阿不都连忙解释。

“你做了菜是我们吃,只要我们合口味就行。”我们七嘴八舌,试图从源头上说服阿不都。

最后,阿不都边点头边自语:“菜一点辣子不放是不好吃的。”

看着面前的克尤木,脑海中想着阿不都,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半晌,我回过神来:“没事了,你去吧,谢谢你!”我木讷地朝克尤木挥了挥手……